“1·25”革命以来的埃及经济改革： 成就、挑战及前景

王 琼 安雨康*

内容提要 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埃及政府难以满足民众对充分就业、经济繁荣的基本诉求，国际粮价暴涨导致埃及居民生活水平骤然下降，成为埃及普通民众反抗穆巴拉克政府的催化剂。穆尔西上台执政后，穆兄会政府未将施政重心放在经济治理上，汇率改革更加剧了食品和燃料油的短缺，招致底层民众的普遍反对。塞西执政后，大力推行汇率和财税改革，把握多边金融机构援助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稳定的外部机遇，加大对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投资，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改革成效。但制造业基础薄弱、外债压力大、人口增长过快、贫困人口比重过高、粮食和水资源短缺等结构性问题仍将长期制约埃及经济社会发展，未来仍有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威胁埃及政治稳定的可能。

关键词 埃及 经济改革 金融稳定 社会发展

作为“阿拉伯之春”中第二个爆发政权更迭、第一个出现“二次革命”的国家，埃及的政治经济形势在“阿拉伯之春”的10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总体来看，埃及由“1·25”革命后埃及军方和穆兄会的权力博弈及局势动荡，逐渐走向塞西治下的稳定之路。为防止政治剧变再次发生，塞西近年来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包括推行汇率和税收制度改革、寻求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援助、力推新行政首都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积极吸引外资和私人投资等，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此同时，“塞西经济学”并未改变埃及经济制造业基础薄弱、高度依赖外部投资和地租经济的结构

* 王琼，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安雨康，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

矛盾,人口增长过快,粮食、水资源短缺等问题仍将长期制约埃及社会经济发展。本文拟通过梳理“1·25”革命以来埃及政府经济改革的基本脉络,勾勒出埃及经济治理与社会稳定的基本逻辑,以便更好地把握埃及经济、政治的未来走向。

一 穆巴拉克时代的经济治理危机与“1·25”革命

穆巴拉克自1981年10月14日起就任埃及总统,到2011年2月连续执政近30年。在其治下,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以政治稳定、国力强盛著称。但2011年初,埃及爆发游行示威活动后,穆巴拉克政权的终结却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穆巴拉克的倒台,是内外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其既根源于20世纪90年代后埃及国家治理中不断激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社交网络引发的政治动员,^①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力量的积极参与又使“1·25”革命演变为凝聚埃及各阶级意志的社会运动,最终在军方倒戈、美国逼压的情况下,穆巴拉克黯然辞职。

穆巴拉克时代的治理危机,突出表现在随着穆巴拉克执政时间不断延长。^②穆巴拉克和执政党——民族民主党,愈发难以回应埃及民众对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就业充分的基本诉求。在2010~2011年粮价、油价大涨最终酿成“大饼危机”的情况下,“让穆巴拉克下台”成为埃及各界解决治理危机的共同呼声。

在政治上,穆巴拉克威权统治走向僵化,贪恋权位不得人心。1981年萨达特遭刺杀后,接任的穆巴拉克以反极端势力为名通过《紧急状态法》。根据该法确定的紧急状态,埃及安全部门有权不经任何司法程序逮捕和处置嫌疑人。30年来,穆巴拉克坚持执行紧急状态,从而使《紧急状态法》逐渐成为穆巴拉克政权打击反对派,维护警察和安全机关特权及部门利益的政治工具。2010年6月,埃及警察将亚历山大城的青年哈利德·赛伊德殴打致死,相关视频上传至社交网络,激起民众对警察特权的强烈不满。

① 曾向红:《社会运动理论视角下的中东变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第191页。

② 自1952年埃及共和国成立后,在近60年时间里,埃及只产生了纳吉布、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四位军人总统,其中纳吉布被软禁,纳赛尔、萨达特两代政治强人执政至去世,埃及没有建立一个基本的领导人接续制度。

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初，在社交网络上，围绕埃及警察、安全部门滥用暴力的抗议活动层出不穷。“1·25”革命的当天正是埃及政府的“警察日”，在当天举行抗议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随着穆巴拉克年事渐高，后穆巴拉克时代的权力安排逐渐成为埃及政治的焦点。自20世纪90年代末，穆巴拉克的次子贾迈勒·穆巴拉克开始涉足埃及金融业和私营证券业，广泛参与埃及各个部门的私有化改革。^①2006年，穆巴拉克安排贾迈勒担任民族民主党政治书记，扶持其担任接班人的意图明显，这种横跨政商两界的“裙带资本主义”严重地削弱了穆巴拉克政权的合法性。此外，因穆巴拉克出身空军，其家族成员更多地代表着空军利益，在工程承包、军队采购等特权领域，同以陆军为主体的利益集团矛盾不断加深，继而加速了埃及军方对穆巴拉克家族的“背离”。

在经济上，埃及贫富差距分化不断加剧，民众获得感严重缺失。纳赛尔执政时期，埃及推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大量国有企业，在粮食、能源、交通、教育、医疗等领域向民众提供补贴和公共服务。但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埃及已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穆巴拉克接受美国和多边金融机构的提议，加快经济部门私有化，奉行亲商主义政策，弱化政府经济管制职能，削减社会福利。单就经济增长而言，埃及自由主义改革成绩不俗，1990~2010年，埃及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4.5%。^②但高经济增速掩盖了埃及经济严重依赖外国投资和旅游业驱动，以及政府粮食和能源补贴负担巨大等结构性问题。特别在私有化改革过程中，埃及涌现出大批依靠政府投资项目成为腐败的官-商资本家阶层的人，裙带关系泛滥使埃及的就业机会朝着规模较小、生产效率较低的公司倾斜，这加剧了就业机会的不均等，进而拉大阶层间的贫富差距。^③其结果就是随着埃及经济结构调整，普通民众不仅没有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切实好处，相反大量中产阶层不断向下层社会下滑，不对称、不稳定的“哑铃形”阶级结构日趋严重。^④穆巴拉克执政时期，埃及贫困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从2000年的16.7%上升到2008年

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阿拉伯新生代政治家》，时事出版社，2004，第337页。

② 贺文萍：《民生凋敝是中东动荡的主因》，《社会观察》2011年第3期，第44~46页。

③ 邢文海：《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国家治理困境》，《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5期，第146页。

④ 戴晓琪：《中产阶级与埃及政局变化》，《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1期，第56页。

金融危机时的21.6%，到2011年，埃及贫困人口比例已经超过25%。^①愈演愈烈的贫困问题严重损害了穆巴拉克的执政合法性。

在社会治理方面，埃及就业形势严峻，青年人失业率过高。在裙带关系毒化社会风气的同时，青年人的高失业率埋下了埃及爆发社会运动的诱因。^②穆巴拉克执政时期，埃及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以上，年均增长人口超过100万人。同时，穆巴拉克以投资驱动的经济加速了埃及的城市化进程，但城市化和外国投资并没有带来同新增人口匹配的就业机会，埃及出现了严重的就业不匹配。一方面，埃及每年约有80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埃及经济年增长率需要达到12%才能满足就业需求，但外资多流向石油、天然气和房地产行业，对增加就业岗位贡献有限。^③另一方面，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缺乏熟练的产业工人，油气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埃及雇不到足够的工程师。到穆巴拉克执政末期，即使按照埃及官方数据统计，失业率仍然在10%以上。在开罗、亚历山大等中心城市聚集的大量高学历失业青年，最终成为埃及数次“广场革命”的主力军。

此外，粮食危机也是穆巴拉克执政末期爆发大规模社会运动的重要导火索。大饼是阿拉伯民族的基本主食，其对于贫困人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自1989年以来，埃及国内的大饼价格一直由政府制定，埃及政府从本国和国际市场购买粮食，投入政府补贴后，以较低的价格提供给民众和大饼店，民众则凭借政府发放的“配给卡”来购买指定量的食品 and 食品原料。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因美联储出台货币宽松政策，大量资金流入期货市场，推高全球粮食价格。因粮价暴涨，大饼供应短缺，埃及局部地区爆发游行示威。进入2010年下半年，国际油价、小麦价格持续上涨。2010年12月，55种粮食商品价格指数达到214.7点，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最高水平。进入2011年，粮食商品价格指数继续涨至236点，创下

① 《调查显示：四分之一埃及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12年2月2日，<http://eg.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202/20120207948815.shtml>。

② 陈天社、胡睿智：《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就业困境及其成因：兼论当前埃及就业问题的解决途径》，《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5期，第129页。

③ 《埃及失业率居高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11年8月10日，<http://eg.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108/20110807693509.shtml>。

历史新高。^①其中小麦价格连续刷新历史新高，较2010年6月上漲超过50%。据巴克莱银行的统计，2011年初，食品在埃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中占比达到44%，粮食价格成为影响埃及居民生活的最大因素。2010年下半年的粮价、油价上漲严重扰乱了埃及的经济秩序，除政府的粮油财政补贴大幅增长外，因小麦补贴价格和黑市价格倒挂，大量埃及大饼店或在黑市上兜售补贴面粉，或停止或减少按照补贴价格出售大饼，或采用劣质小麦生产大饼。负责粮食进口采购、补贴发放的政府部门则成为贪污腐败的重灾区，倒卖、走私政府补贴粮的现象层出不穷。普通埃及民众凭“配给卡”只能获得最低限量的食品供应，在混乱的市场秩序下，不足部分只能在按高于配给价格数倍的黑市购买，种种乱象导致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某种角度来说，“大饼危机”成为压垮穆巴拉克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 “1·25”革命以来的埃及经济改革

从穆巴拉克辞职到2014年5月塞西赢得埃及大选，三年多时间埃及发生了两次社会革命，举行了两次大选，历经了三位总统和五个政权，公投通过了一部临时宪法和两部正式宪法。在短暂的执政期内，穆尔西政府将主要重心放在国内外政治议题上，其提出的经济治理措施未能落地。塞西上台后，强势平息动荡的埃及社会秩序，竭力维护埃及内外安全环境，为其施政重心转向经济治理创造了条件。同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积极援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稳定的有利外部条件下，埃及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效。

1. 穆尔西执政前后的埃及经济改革

穆巴拉克的下台，无法改变埃及普通民众最为急切的“粮荒”“油荒”问题，相反埃及外国投资和出口在短期内减少了50%，旅游业损失超过80%。2011年因中东北非局势持续动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上漲，埃及国内的经济压力持续上升。2012年1月，埃及过渡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

^① 《全球食品价格指数2月再创历史新高 或继续上漲》，中国新闻网，2011年3月4日，<https://www.chinanews.com/gj/2011/03-04/2883603.shtml>。

组织提出了 32 亿美元贷款的申请，但因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财税汇率改革方案，双方谈判历经 1 年多未有突破。2012 年 5 月，穆兄会候选人穆尔西在竞选演说中提出了“百日计划”，涉及安全、能源、环境卫生、食品补贴和交通 5 大类 64 项议题，同时计划建设 100 项国家工程，每项工程投资规模将达到 10 亿美元，将 2012 ~ 2017 年的埃及经济增速提高到 7%。但穆尔西上台执政后，将主要精力放在政治议题，如坚持推动带有伊斯兰主义倾向的宪法公投，其同军方的关系也不断恶化，“百日计划”“能源补贴改革”等无一达到目标。2012 ~ 2013 财年，埃及经济增长率仅为 2.2%，而通胀率达到 8.4%，政府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 10%，政府统计的失业率则超过 13%，埃及出现了低增长、高通胀、高财政赤字和高失业率的严重经济困境。

2012 年 12 月，为应对埃镑贬值和外汇减少，埃及中央银行实施新外汇政策，通过减少美元外汇拍卖次数、限制商业银行配额的方式收紧美元供应，但由此引发民众挤兑美元的浪潮。美元兑埃镑汇率从穆尔西上台时的 1:6 的基准价，一路贬值到 2013 年 6 月的 1:6.98，黑市汇率更跌至 1:7.5。埃镑贬值引发了连锁反应，一方面推高埃及粮食、大豆、肉类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如玉米价格上涨了 48%，食用油价格上涨了 37%，民众经济负担大大加重。另一方面，埃镑贬值使埃及政府被迫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并形成储备缩水—货币贬值—补贴增加的恶性循环。到 2013 年 3 月，埃及外汇储备剧减至 130 亿美元，因外汇不足无力支付柴油、冷冻肉的进口款，埃及各地区不断出现严重“油荒”“肉荒”，激起民众的强烈不满。^① 最终，深受经济和金融改革之害的“沉默大多数”走向了穆尔西政权的对立面。

2. 塞西执政以来的埃及经济改革及其成就

穆尔西下台后，政治动荡继续拖累埃及经济，2013 ~ 2014 财年埃及经济增速仅为 1%，埃及已经陷入经济恶化—政治动乱—经济恶化的恶性循环，民众盼望能够实现政治稳定、恢复经济发展的领导人。在政治过渡期内，塞西及军方势力“乱世用重典”，强力平息埃及政治动荡，为其将施政

^① 为应对粮食危机，穆尔西政府先后同美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商谈长期粮食供应问题。2013 年 4 月穆尔西访问俄罗斯时，曾专门谈及俄罗斯对埃及的粮食稳定供应。

重点转向经济改革和改善民生创造了条件。

一是积极寻求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贷款和资金援助。2014~2015年财年，埃及依靠沙特等海合会国家提供的资金援助，实现了4.2%的高速增长。进入2015年，因国际油价和世界经济低迷，沙特等海合会成员国经济承压，埃及陷入外部援助减少、国内恐袭多发、旅游业萧条的复杂局面，被迫寻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贷款援助。在埃及允许埃镑大幅贬值、实施增值税改革、提高燃油价格以减少国际收支预算和赤字后，埃及满足了贷款融资要求，相继在2016年4月和11月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80亿美元和120亿美元的贷款协议，塞西政府获得了最重要的外部支持。

二是依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坚决推行汇率改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改革要求，塞西政府需着手应对埃镑贬值和金融混乱。2013~2014财年，美元兑埃镑大体维持1:7的汇价稳定。进入2014年，为彻底消除官方汇价和黑市价格双轨并行局面，扭转外汇短缺危机，埃及开始逐步放开埃镑汇率。2016年3月14日，埃及央行突然宣布埃镑与美元脱钩，执行浮动汇率，当日美元兑埃镑汇率从1:7.73急跌至1:8.85，跌幅达13%。埃镑的快速贬值引发了社会恐慌，民众纷纷囤积美元，埃镑黑市汇率一路贬至1:14。为防止货币贬值再引发如2013年初的经济混乱，塞西政府强势干预金融市场，严厉打击美元投机和散布谣言的行为，但仍无法阻止埃镑持续下跌。2016年11月3日，埃及央行宣布放弃对埃镑汇率的控制，埃镑汇率完全由市场决定，不再限制外汇在埃流通。埃及金融部门接受各类货币的存款，同时取消对个人和公司外汇存取限制。^①当日美元兑埃镑汇率急跌50%，汇率为1:17.6，基本同黑市汇率在同一水平。汇率管制放开后，埃及陷入严重通货膨胀的境地，核心通胀率从2016年12月的13.56%增至2017年1月的30.8%，并在2017年7月达到了35.5%，埃及大量企业倒闭、商品价格翻倍、民众财富缩水一半。但随着汇市转稳、国际贷款到账、埃及美元或欧元国债需求转盛等因素，埃及外汇储备进入2017年后开始回升。到2019年7月，埃及外汇储备达到400亿美元的历史

① 《埃及央行宣布实施浮动汇率 埃镑当日贬值近50%》，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16年11月3日，<http://eg.mofcom.gov.cn/article/express/zdsj/201611/20161101587799.shtml>。

最高水平，核心通胀率则在 2018 ~ 2019 财年降至 10%，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埃及凭借汇率改革的出色表现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誉为改革典范。

三是颁布新《投资法》，逐步改善营商环境。2017 年 5 月，埃及议会通过新《投资法》，并在塞西签署生效后制定了实施条例，两者共同替代 1997 年的《投资保障和鼓励法》。相比旧法，新《投资法》对投资范围、投资机制、外资审查、资本构成、外汇使用、国有化与征用、解决投资争议、刑事社会责任等内容都做了完善和更新。^① 例如新法用“客户身份识别”(Know Your Client) 原则替代了被外国投资者广为诟病的投资安全审查，此外也简化了加快投资审批流程，明确审批时间最长不超过 97 天。同时，新法将不同地区根据经济发达程度和产业发展情况分为自由区、投资区和技术区，并制定了相应的减税、土地划拨等优惠政策，如对外国投资者对欠发达地区和经贸合作区(A 类地区)的投资可最高享受 50% 的税收减免政策，外籍用工比例从 1:9 放宽到 1:5，有关部门可在土地落实前提前发放投资企业的执照、项目许可，以帮助项目尽快落地。此外，埃及还先后颁布了《政府采购法》、《天然气管理法》、《破产法》和《工业许可法》，鼓励私营部门参与政府采购项目和能源项目建设运营；成立了国家投资公司，并在所有省份成立投资服务中心；指示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优惠埃镑贷款等。2018 年和 2019 年，埃及公布两版跨部门投资地图，涵盖 2000 多个投资项目，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投资指导。2018 年 12 月，在埃及启动增值税改革后，经财政部及税务局批准，苏伊士经济特区内的商品及服务继续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策。

四是削减补贴，增加税收，降低财政赤字。以“福利补贴换取政治稳定”一直是埃及基本的社会契约模式。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埃及经济状况后认为，埃及在能源补贴上的支出长期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5%，如继续沿用能源补贴，将严重威胁埃及财政的可持续性。为落实财政纪律要求，2014 年 7 月，埃及通过一揽子经济改革措施，制定五年计划，提出到 2019 年完全取消能源补贴。2016 年 7 月，埃及政府开始缩减粮食和能源补贴，相继将燃油价格提高了 50%，将燃气价格翻倍；将居民用电价格、用

① 《埃及 2017 年投资法实施细则中文参考译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17 年 12 月 20 日，<http://eg.mofcom.gov.cn/article/f/201712/20171202688129.shtml>。

水价格、公共交通价格改为阶梯价格，梯度涨幅在 40% ~ 80%；通过智能补贴卡制度清查民众的补贴发放，将超过 40% 的不合格受补贴对象的福利全部削减。2019 年，埃及放开了燃料价格的政府管制，实行同国际油价和汇率挂钩的指数化定价，以确保政府燃料补贴的目标是将零售价格保持在成本价水平。^① 2019 ~ 2020 财年，因国际油价下跌，埃及化石燃料补贴支出同比下降了 77%，为 186 亿埃镑，降至政府支出的 1.29%。国际粮价虽然上涨，但粮食补贴支出仍下降 7.6%，为 804 亿埃镑，降至政府总支出的 5.6%，^② 能源和粮食补贴严重影响埃及财政平衡的局面得到初步缓解。

穆巴拉克时期奉行亲商主义税收政策。2004 年纳齐夫总理上台后，废除累进税率，将企业所得税从 42% 降至 20% 的统一税率，并提高个人所得税以及房产税的税率，此举导致埃及工薪阶层的纳税总额远高于企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和政府收入。为增加政府收入，2016 年后，塞西政府相继推出了加征收入税、消费税和进口商品关税，销售税改增值税等税务改革。埃及税务总局提出，埃及政府税收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 2016 年时仅为 13.4%，远低于 20% ~ 25% 的国际水平。为此，埃及先加征增值税，后又将增值税税率从 13% 上调至 14%，仅增值税改革一项，就使政府税收收入从 2012 ~ 2013 财年的 2500 亿埃镑增长至 2017 ~ 2018 财年的 6000 亿埃镑。^③ 2019 ~ 2020 财年，埃及政府税收收入已达到 7396 亿埃镑，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达到 75.82%，财政结构不断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五是推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资、拉动内需。埃及经济主要靠投资拉动。2015 年 3 月，塞西出席沙姆沙伊赫经济发展大会，鼓励外国投资者参与埃及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期间，埃及吸引了总额高达 362 亿美元的直接意向投资。2016 年 4 月，塞西政府推出经济领域十大建设项目，包括苏伊士运河走廊、新行政首都、开垦 400 万费旦^④农田的沙漠改造计划。

① “Key Questions on Egypt,” IMF, December 18, 2020, <https://www.imf.org/en/Countries/EGY/Egypt-qandas>.

② 《埃及 2019/2020 财年财政收入达 9754 亿埃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0 年 12 月 24 日，<http://eg.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101/20210103028746.shtml>。

③ 戴晓琦：《塞西执政以来的埃及经济改革及成效》，《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 年第 6 期，第 41 页。

④ 1 费旦约合 1.038 英亩。

苏伊士运河走廊是扩建苏伊士运河，并在 7.6 万平方公里的运河区内新开发 7 个物流区、5 个新海港、3 个新工业区的全面建设计划，目标是创造 150 万个就业岗位。运河收入是埃及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扩建苏伊士运河的计划自纳赛尔时期就酝酿已久，但塞西执政后仅 2 月就签署了新运河的工程方案，坚持不依靠外资，以年利率 12% 的国内债券筹措了 640 亿英镑的建设资金。2015 年运河扩建工程完工时，原定 3 年工期被大幅提前至 1 年，运河河面由 265 米拓宽到 415 米，吃水深度增至 23.8 米，这使苏伊士运河可以承载超级油轮和 2 万吨标箱的大型集装箱货运船。新行政首都位于开罗东部，计划总投资 800 亿美元，建成后可容纳 600 万人，未来不仅承担政治职能，还将承担一系列配套的经济、商务功能，新首都中心商务区 (CBD) 被埃及政府视为体现塞西经济发展成就的埃及新地标。自 2020 年下半年开始，埃及正将所有部委机构从开罗迁至新行政首都。

六是加速油气和电力开发，提高能源自给水平。埃及是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和过境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埃及同沙特等中东产油国一道，多次动用“石油武器”反抗西方的经济殖民和亲以政策。苏伊士运河更是长期遏制美西方经济命脉的“石油咽喉”。但因勘探开发投资不断减少，埃及本国的原油产量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逐渐下降，从超过 100 万桶/日降到 2011 年的 71.4 万桶/日，降幅近 30%。随着埃及人口增长，埃及燃料消费量从 2011 年的 72 万桶/日增长至 2016 年的 85.7 万桶/日，增幅达 19%，^①埃及逐渐由原油出口国变为原油进口国。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因对外能源依赖造成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和能源补贴对埃及财政平衡造成了严重影响。

塞西上台后，埃及加快油气勘探开发进度，逐步减少对外油气依赖。2014 年以来，埃及先后与国际石油公司签订了上百项油气勘探合同，总额超过 200 亿美元。2015 年 8 月，意大利埃尼集团在埃及近海发现祖尔超大型气田，埃及同埃尼公司等国际石油公司投资 120 亿美元，分两期开发这一项目。2017 年 8 月，塞西签署《天然气市场管理法》，该法打破了天然气市场的政府垄断，允许企业投资并开展天然气进口业务。在该法的要求下，埃及加快天然气管网建设，鼓励用天然气替代煤气罐，同时减少对煤气罐的补贴。到 2019 年，埃及基本停止了液化天然气进口，宣布实现天然气

^①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9, p. 16.

“自给”。在石化领域，长期以来埃及石化产业落后，成品油需求超过 2000 万吨/年，但本国炼油厂的产能仅有总需求的 6.4%。仅在 2016 年，埃及进口了超过 1000 万吨成品油，需要动用近 45 亿美元的外汇。2016 年，埃及启动艾斯尤特省的炼油厂建设项目和开罗炼油厂改造项目。随着炼油厂项目投入运行，埃及汽油进口量在 2020 年下降至 350 万吨，到 2023 年实现汽油和柴油自给。

在电力领域，塞西上台后，在燃煤、燃气、核能等领域均进行了大规模投资。2017 年 12 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埃期间，两国签署建造塔巴核电站建设协议，该核电站是埃及的首个核电项目，项目一期包括 4 台俄制 VVER 反应堆，造价 450 亿美元，俄方通过贷款方式提供 85% 的建设资金（250 亿美元），^① 建成后可满足 100 万户家庭的电力消费。埃及在太阳能、风能领域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优越的开发条件，特别是在红海沿岸拥有丰富的风力资源，在西部沙漠地区拥有充裕的太阳能。2017 年，世界银行和欧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在埃及分别批准了 6.35 亿美元和 5 亿美元的光伏太阳能项目贷款。在大规模电力设施建设推动下，目前埃及发电能力在非洲及中东地区居首位，并实现可观的电力盈余和出口。

3. 埃及经济社会发展与《2030 愿景》

除中短期的埃及经济刺激计划外，结合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盟《2063 年议程》，塞西于 2016 年 2 月推出了《可持续发展：埃及 2030 愿景》（*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Egypt Vision 2030*，以下简称《2030 愿景》）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在经济、社会、环境领域设定了全面发展目标。该计划的整体目标是力争在 2030 年让埃及成为世界性经济强国，经济总量进入世界前 30 强之列。

在经济领域，《2030 愿景》提出 2015 年实现 4.2%、2020 年实现 10%、2030 年实现 12% 的高速经济增长目标，并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埃及人均 GDP 超过 4000 美元，2030 年人均 GDP 超过 10000 美元。为具体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所需的中长期经济改革要求，《2030 愿景》具体提出了埃及公共赤字占 GDP 比重到 2020 年降至 85%、2030 年降至 75%，财政赤字占 GDP

^① Egypt Today Staff, “Dabaa to Be Honorable Example for Africa, Arab World: Rosatom Manager,” *Egypt Today*, December 4, 2019, <https://www.egypttoday.com/Article/3/78372/Dabaa-to-be-honorable-example-for-Africa-Arab-world-Rosatom>.

比重到 2020 年降至 7.5%、2030 年降至 2.28% 的目标。在制造业领域,《2030 愿景》提出到 2020 年,将除石油以外的制造业在 GDP 中的比重从 2014~2015 财年的 16.6% 增至 2020 年的 25%,将埃及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率从 2016 年的 5% 提升至 2030 年的 10%,^①将制造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比重从 12.5% 提高到 18%。此外,为展现埃及经济转型决心,《2030 愿景》在宏观经济世界排名、世界营商指数排名、全球竞争指数排名等国际综合排名上都设定了 2030 年达到全球前 30 强的目标,并设定了埃及到 2030 年时应达成的全球创新指数、公司创新能力、政府效率指数、反腐败指数等定性目标。

在社会领域,相较同一时期沙特、阿联酋等国提出的偏重宏观战略的 2030 年后中长期愿景,埃及的《2030 愿景》提出了一整套社会发展愿景,在具体目标项上较为细碎,但这样的社会目标正是为了让埃及民众看到切身的社会愿景,增强民众获得感和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如《2030 愿景》提出将人均寿命到 2030 年时提高到 75 岁;人均公共医疗支出从 152 美元提高到 600 美元;文盲率从 28% 降至 7%;18 岁以下儿童辍学率从 6% 降至 1%;技工类教育比例从 4% 提高到 20%;失业总人口中大学生占比从 35.1% 降至 20% 等,均切合了埃及经济治理的现实问题。

三 埃及经济改革存在的问题和未来挑战

从经济恢复和发展指标来说,塞西经济改革交出了满意答卷。2017 年后,埃及经济总体向好,通货膨胀率持续下降,失业率降至 10% 以下,外汇储备和外国直接投资双双增长。2016~2017 财年,埃及的净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 14.5%,达到 79 亿美元,取代南非成为非洲第一投资目的国。^②2018~2019 财年,尽管经历了外资流出危机,但埃及仍实现 5.6% 的经济增速,达到 2008 年经济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旅游(130 亿美元)、运河(57.5 亿美元)、侨汇(268 亿美元)等领域的外汇收入则均创下塞西执政

① “2030 Egypt Vision, Cabinet of Ministers of Egypt,” 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ebruary 5, 2021, <https://mped.gov.eg/EgyptVision?lang=en>.

② “Egypt Is Number One Investment Destination in Africa for 2018; African Bank RMB,” Ahram Online, September 18, 2017,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3/12/277341/Business/Economy/Egypt-is-number-one-investment-destination-in-Afri.aspx>.

以来的纪录，实现了自 2004 年以来的首次财政预算盈余。但整体看，“塞西经济学”同穆巴拉克时期吸引外资、主导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长模式没有本质不同，埃及仍存在一系列制约长期发展的结构性问题。

1. 工业和制造业基础薄弱，国内供应长期处于低水平

自 20 世纪 80 年代的自由主义改革后，埃及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就被不断弱化，导致埃及成为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乞丐国家”。埃及以生产用于高端服装的长绒棉而著称，本国曾拥有完备的纺织工业产业链，从棉花种植到纺纱、织布直至成衣制造，棉纺织业长期位居加工制造业产值的首位，但随着埃及棉花种植业的衰落，纺织工业的上下游生产要素配置被打乱，出现了上游织布和印染能力较弱、下游服装加工能力较强，下游加工业需要大量进口面辅料的倒挂局面。近年来，埃及国有控股的棉花和纺织工业公司亏损严重，近半数棉纺厂被关闭，技术熟练工人严重短缺，纺织工业成为无法离开政府扶持的“包袱工业”。尽管《2030 愿景》中提出到 2030 年将制造业产值占 GDP 比重提高到 18%，但制造业对埃及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不足 15%。同时，受限于《投资法》对本地化保护的限制，外国在埃及投资制造业并进行产品内销十分困难。^① 这造成外国企业只适合在埃及建立面向欧洲、海合会市场的“生产基地”，而无法将“本地化生产”转化成埃及本国本土的制造业优势。以汽车产业为例，埃及是非洲第二大经济体，第三人口大国，拥有庞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和发展潜力，同时埃及也是非洲生铁生产大国，从资源要素配置的角度出发，埃及在非洲地区拥有发展汽车工业的众多优势条件。但截至目前，埃及本地仍无自主汽车工业，车辆基本以整车进口或零件进口、本地组装为主。以汽车工业为代表，“外来投资 + 自贸区 = 组装业”的发展模式，实际导致了埃及经济增速越快，就越依赖消费增长，就越需要大量外国商品进口和外国资本投资，本地制造业也就更加无法满足本国需求的恶性循环。

2. 债务负担能力弱，外债压力巨大

塞西执政后，埃及财政平衡建立在货币宽松政策，同时发行大量本币债券和欧元债券的基础上。一旦埃及经济增速放缓，外国投资者将抛售埃及债券，埃及外部债务压力将迅速激增。单从外部资本大进大出并对金融

^① 刘冬：《埃及制造业发展战略与中埃产能合作》，《西亚非洲》2020 年第 3 期，第 157 页。

稳定造成影响的角度来说,埃及正呈现出“土耳其化”的明显趋势。2020 年 3 月,埃及开始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外国投资者大幅抛售埃及债券和相关投资组合,70 亿美元在 2 个月内流出埃及,创下埃及外资流出的历史纪录。为保持埃镑汇率稳定,埃及央行先后动用了 18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银行外国资产,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了 28 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和 52 亿美元的 1 年期备用贷款(20 亿美元即刻拨付)。^①2020 年 5 月,埃及发行 50 亿美元国际债券,创下国债发行规模的纪录。为防止疫情对埃及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埃及央行在 2020 年内多次降息,将针对低收入家庭的贷款优惠利率从 10% 降至 8%。埃及财政部宣布了 1000 亿埃镑(约 64 亿美元,相当于埃及 GDP 2%)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其中 500 亿埃镑投放给旅游业,并为工业和旅游业提供了税收减免政策。^②

在内外流动性支撑下,埃及成为 2020 年西亚北非地区唯一一个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国家。但对内依靠“放水”、对外依靠“输血”的结果是埃及财政失衡,部分关键财政指标已经严重落后《2030 愿景》和既定的改革目标。2020~2021 财年,埃及经常账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2019 年的 3.1% 增加到 2020 年的 5%,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从 2020 年的 8.8% 增加到 2021 年的 9.5%,^③已经接近 2012~2012 年穆尔西执政末期时的水平。同时,埃及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到 86%,内外债务的利息占政府收入的比重超过 30%。因应对疫情危机而暂缓部分征税,埃及政府税收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降至 12.61%,不及 2016 年税收改革开始时的水平。虽然埃及通过发行长期债务、提高债券利息的方式降低借贷成本,并因保持经济增长成为新兴市场国家中的“国债亮点”^④,但未来一

① “IMF Executive Board Approves 12-month US\$5.2 Billion Stand-By Arrangement for Egypt,” IMF, June 26, 2020, <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20/06/26/pr20248-egypt-imf-executive-board-approves-12-month-us-5-2billion-stand-by-arrangement>.

② 《IMF: 埃及央行积极施策防止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0 年 4 月 2 日, <http://eg.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004/20200402951381.shtml>.

③ “Fitch Affirms Egypt at ‘B+’; Outlook Stable,” Fitch Ratings, 27 July, 2020, <https://www.fitchratings.com/research/sovereigns/fitch-affirms-egypt-at-b-outlook-stable-27-07-2020>.

④ “Foreign Investment in Egypt’s Domestic Debt Instruments Jumps to \$21B in October,” *Egypt Today*, October 25, 2020, <https://www.egypttoday.com/Article/3/93524/Foreign-investment-in-Egypt-s-domestic-debt-instruments-jumps-to>.

且出现美元加息、西亚北非经济增速趋缓等问题，埃及将面临更加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困境。

3. 投资营商环境仍待改善

据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尽管埃及大力改善营商环境，但其整体投资环境仍然相对落后，在全球 190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114 位，其中纳税项（运用在线税收申报系统和缴纳所得税、增值税）排名最为靠后，排名第 156 位。^① 有中国企业反映，埃及税务部门征税查税的随意性较强，退税滞后、行政审批和海关清关的流程较慢、^② 外资企业遭遇刁难的情况仍然存在。即使在苏伊士运河航运等国际化水平最高的领域，埃及引航员“吃拿卡要”的现象仍较为普遍。同时，2017 年版的埃及《投资法》明确提供 30% 或 50% 的税收优惠政策。^③ 但在外资企业实际投资时，仍需满足实缴资本金的特定比例要求。^④ 除新的《投资法》外，相较阿联酋等国的自贸区建设，埃及缺乏配套的税收优惠。如在苏伊士经济特区企业，仍不能免缴除埃及本土市场生产之外的进口设备的进口关税，外资企业在当地的燃料、电力成本也较海合会市场缺乏优势。此外，在外汇管制领域，自 2018 年 12 月起，为维护埃镑汇率稳定，埃及停止了外国投资者可以汇回美元的自由外汇机制，强化了外汇管制。在具体的项目合作层面，埃及政府，特别是军方利益集团插手外资项目，在招投标环节中“搞小动作”的情况仍然存在。如 2018 年 7 月，中埃签订汉纳维燃煤电站项目协议，总价达 44 亿美元，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大清洁煤电项目。但 2020 年 2 月，埃及电力部以成本和环保考虑，宣布无限期推迟汉纳维燃煤电站建设。

4. 地租经济依赖难解

塞西执政后，大力发展油气、苏伊士运河航运等地租经济，实现了经

-
- ① “Doing Business 2020: Economy Profile Egypt, Arab Rep.,” World Bank Group,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content/dam/doingBusiness/country/e/egypt/EGY.pdf>.
- ② 《埃及总理办公室对中国投资者关注问题的答复》，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0 年 2 月 4 日，<http://eg.mofcom.gov.cn/article/f/202002/20200202933651.shtml>。
- ③ 包括中埃泰达园区在内的苏伊士运河工业区都被列入 A 类区域，适用于新《投资法》免缴企业所得税的投资成本核减激励政策。
- ④ 《关于新投资法中投资成本核减政策个别误读的澄清》，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19 年 7 月 21 日，<http://eg.mofcom.gov.cn/article/f/201907/20190702883492.shtml>。

济高速增长,但从中长期看,地租经济使埃及更难以应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国民经济的外部依附性进一步增强。如在油气领域,虽然近年来埃及通过加大天然气勘探开发的方式实现天然气自给,但2020年的超低油价严重打击了中东国家的石油经济,中东国家的石油收入从2012年的1万亿美元下降至2019年的5750亿美元,到2020年可能只有3000亿美元。^①随着沙特、阿联酋等国加快非油化转型,欧洲等主要消费市场加速能源转型,不断降低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埃及油气资源产业的发展前景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在苏伊士运河航运领域,由于世界航运市场不景气,苏伊士运河拓宽后两年收入不增反降:2015年为51.8亿美元,2016年仅为50亿美元。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而至,苏伊士运河航运量持续下降。2021年3月,集装箱货运船“长赐”号在苏伊士运河时发生事故,横向卡在运河中,经埃及的全力抢险在六日后脱困,该事故对欧亚海运物流秩序造成了严重影响,超过400艘船只滞留,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亿美元。苏伊士运河堵船事件引发各国对规避苏伊士运河航运风险,加快中欧班列、北极航道建设的广泛讨论。埃及政府未来将需要考虑继续推进苏伊士运河拓宽计划,并提高超大型船舶的通行费。

5. 人口问题将逐渐成为困扰埃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

自纳赛尔执政以来,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一直以人均受教育水平高、综合素质良好著称,大量埃及人在海湾阿拉伯国家从事劳务、商业活动,侨汇收入也一直是埃及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但近年来,随着埃及人口快速增长,“人口红利”逐渐演变为某些领域的“人口负担”,具体表现为人口增长过快、年轻人口比例过高、人口过于集中。

在人口增速问题上,自“1·25”革命后的10年间,埃及人口从2011年的8000万人增长到2021年的1.06亿人,增幅达31.6%。目前埃及稳居阿拉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非洲地区也是仅次于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的第三人口大国。据联合国的估计,如果埃及保持现有超过2.1%的人口增速,^②到2030年时,埃及人口将达到1.3亿人。根据埃及国家统计局的估

① 牛新春:《中东政治演进的特点》,《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2期,第1~11页。

② 埃及人口增长率为2.17%,位居全球第36;人口出生率26.44%,位居全球第42,在阿拉伯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中,两项数据均名列前茅。

计，到2052年“7·23”革命100周年时，埃及人口将达到1.93亿人。人口数量增长过快直接导致埃及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失业率高企，连带引发粮食安全、环境污染和政治稳定问题。世界银行估计，受疫情和经济封锁影响，到2020年底，埃及日均收入不足3.2美元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19年的24.1%上升至30.5%，日均收入不足5.5美元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19年的68.9%上升到73.8%。^①如塞西政府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满足新增人口的就业、脱贫需求，穆巴拉克执政时期的经济增速高、人口增速高、贫困人口增速高的“三重悖论”将在后疫情时代再次出现，最终威胁埃及社会的稳定。

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埃及目前是世界上 youngest 的国家之一，超过1/3（33.62%）的埃及人在14岁以下，^②24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比达到51.63%。其人口的中位年龄为24.1岁，较主要阿拉伯国家都更为年轻。^③面对过快的人口增长速度，2018年，埃及正式提出“两个就够了”计划生育倡议。2021年2月，塞西表示，埃及人口目前正在以每年200万人的速度快速增长，而理想的人口增速是每年40万人。如果埃及不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将“无法使国民感受到生活水平提高”。

在人口地理结构上，埃及95%的人口生活在尼罗河三角洲及其三角洲20公里以内，其中开罗省面积仅214平方公里，但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人，是埃及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吉萨省面积8.5万平方公里，人口也接近1000万人。近年来，开罗省等地的自然环境和人居环境持续恶化，因人口激增导致的废水废物排放进一步加剧了埃及的水资源利用问题。除国内人口外，还有大约1300万埃及人生活在海外，其中仅沙特就有超过200万埃及人。但随着海合会等劳务承包市场国家逐渐推行更高比例的本地化用工

① 《世界银行预计2020/2021财年埃及GDP增长3.5%》，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0年10月20日，<http://eg.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010/20201003011736.shtml>。

②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World Factbook,” February 17, 2021,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egypt/>。

③ 人口年龄中位数通常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如中国和美国的年龄中位数接近，均为38.5岁。在阿拉伯国家中，阿联酋人口中位年龄为38.4岁，黎巴嫩和卡塔尔为33.7岁，巴林为32.9岁，突尼斯为32.7岁，沙特为30.8岁，科威特为29.7岁，阿曼为26.2岁，均高于埃及。阿拉伯世界中仅有局势不稳定的伊拉克（21.2岁）和叙利亚（23.5岁）的年龄中位数低于埃及。

要求,因经济形势恶化减少对外工程承包项目,埃及劳工的回流,势必将加剧埃及本地劳工的就业压力。

6. 水资源危机严峻

埃及适宜经济社会发展的仅为尼罗河沿线平原和下游三角洲地区,民众生产生活严重依赖尼罗河的水源。尽管近年来埃及大力开发新型水源(污水回用再生水、海水淡化)等,但因产业规模有限,仅能提供用水总量 5% 的份额,尚未形成高效的水源补充。自 20 世纪纳赛尔政府开始大规模的尼罗河水利开发之后,随着埃及人口的增长和上游水源的减少,埃及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已经由 2000 立方米/年降至不足 600 立方米/年。

埃及水资源的 97% 发源于境外,流经埃塞俄比亚、苏丹的尼罗河是埃及的国家命脉。在尼罗河水资源利用问题上,埃及同埃塞俄比亚的矛盾持续发酵。2008 年,埃塞俄比亚提议在青尼罗河上与埃及合建 2100 兆瓦的大型发电站,被埃及拒绝。2011 年埃及局势动荡期间埃塞俄比亚借机在与苏丹边境交界处 12 公里的青尼罗河上建造了一座蓄水量 630 亿立方米的“复兴大坝”,并于 2020 年 7 月开始蓄水。埃及认为,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开始蓄水后,埃及和苏丹每年将损失 150 亿立方米的水份额,这势必将严重影响埃及阿斯旺大坝的发电量和纳赛尔湖的蓄水量,并直接影响埃及 200 万农民的生产生活,继而给埃及带来灾难性后果。2015 年 3 月,苏丹、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三国签署原则声明,同意在不损害各方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就复兴大坝蓄水与尼罗河水资源分配等问题开展探讨与合作。2019 年,埃及宣布三方谈判陷入调停。2020 年 2 月,特朗普曾在美国召开三方领导人会议,但各方未能达成协议。从埃及水资源利用的角度来说,即使最终同埃塞俄比亚就水资源分配问题达成一致,其水资源安全问题仍将面临严峻挑战。

四 埃及经济改革的前景

2020 年以来,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油价大幅波动的影响下,埃及地租型经济受到了严重冲击。同时,疫情打乱了埃及原有的投资和经济改革安排,《2030 愿景》中涉及埃及经济增速、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等规划目标均将无法按期实现。对此,塞西政府采取了增加对低收入民众补贴、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发行国际债券、减少或免除部分公司税费等措施

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保持了经济正增长，成为新兴市场国家中为数不多的经济发展强劲的国家。

从中短期看，埃及经济发展前景良好，埃及仍有应对短期经济压力的外汇储备和货币政策空间，通过发行中长期债券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债务压力，其应对国际油价、粮价波动的能力也已经有了显著提升。为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融资要求，埃及将继续改善营商环境，如修订并批准《海关法》，以加快对外贸易复苏并减少非关税壁垒，支持私营部门发展等。

从中长期看，埃及经济改革不仅取决于中东地区和全球经济回暖的中长期前景，更取决于精密的改革设计以及坚定的政策执行。埃及在2016年汇率改革中仍能保持政治稳定，更多是体现了塞西强大的控局能力和民众“乱后思定”的心态，并不意味着埃及社会矛盾随着经济改革而得到根本解决。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而至，埃及贫困人口比重大幅提升，再次出现穆巴拉克政府时期的高经济增速、高贫困人口增速的结构性问题。一旦疫情和低油价危机持续，埃及的外部债务压力可能会继续上升，外国评级机构可能降低埃及的主权评级。此外，一旦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前退出经济纾困政策，如美联储停止量化宽松政策并启动加息，埃及将面对财政赤字—融资成本高企—债务危机的恶性循环，一旦埃及政府采取缩减补贴、增加税收等方式缓解财政危机，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失业率高企并出现大量贫困人口将给埃及带来政治风险。

[责任编辑：刘金虎]

Egyptian Economic Reform since the “January 25th” Revolution: Achievement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Wang Qiong An Yukang

Abstract: In the later period of Mubarak’s administration, the Egyptian government could not meet the basic demands of the people for full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the sharp rise in international food prices led to a sudden decline in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Egyptian residents. It has become a catalyst for ordinary Egyptians to resist Mubarak’s government. After Morsi came to power, the Brotherhood government did not focus on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the exchange rate reform exacerbated the shortage of food and fuel oil, causing widespread opposition from the people at the bottom. After taking office, Sisi vigorously carried out exchange rate and fiscal and tax reforms, seized the external opportunities of assistance from multilate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stable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prices,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and energy,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economic reform. However, structural problems such as weak manufacturing foundation, great pressure on foreign debt, excessive population growth, excessive proportion of poor people, and shortage of food and water resources will still restrict Egypt’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or a long time, and there is still the possibility of further intensify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threatening Egypt’s political stability in the future.

Keywords: Egypt; Economic Reform; Financial Stability; Social Development

Energy Arbit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Written by Thomas R. Snider et al. Translated by Zhu Weidong

Abstract: The Middle East is very rich in oil and gas and as a result many energy-related disputes arose in the region. The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prefer